



新編南華真經三注

廿一

南華真經

卷一

13
1406
21上



018
1406
21



新鐫南華真經三註大全二十一卷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林肅齋云天下篇莊子後序也歷叙古今道術
淵源之所自而以自已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
味舉惠施強辯之語而斷之以存雄而無術關
邪崇正之意見矣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
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
曰神侔由降明侔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天下二節

郭注為其所為則真為也為
其真為則无偽矣又何加焉神
明由事感而後降出使物各歸
其根抱一而已無飾于外斯聖
王所以生成也天神至聖凡此
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也仁
義禮樂又四名之粗迹而賢人
君子之所服膺也其名法參稽

天下

以下民之理也民理既然故聖
賢不逆古之人即向之四者也
本教明故末不離无乎不在於
以為備也其在數度而可明者
雖多有之已疏外也卸魯縉紳
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不經
既散百家之迹皆道古人之陳
迹耳尚復不能常稱天下大亂
用其迹而無統故也聖賢不明
其迹又未易明也道德不一百
家穿鑿也天下多得一各信偏
見而不能都事也夫聖人統百
姓之木情而因為之制故百姓
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
與一世而得淡漠焉亂則反之
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
政家殊俗也所長不同不得常
用不該不備故未足備任也各

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
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
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
思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
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
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
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
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
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

用其一曲故折判天地万物之
理全人難遇故聞辭聖主之道
木休者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
純也裂於萬也道術流弊遂各
奮其方或以主物則物商性以
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運無
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
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縉紳
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
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
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
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
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
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

有所用雖然不諫不徧一助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姓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統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呂註天下百家之學莫不自以施治方術施之有為不可不加

林庸齋云莊子於末篇序言古今之學問亦猶孟子之篇末聞知見知也自天下之治方術者

方術各不同則古之道術果何在哉曰無乎不在但不得其全耳既不得其全則神明何由降出神降則聖之所生明出則主之所成一者神明之主所謂天人神人至人至人君子其體木同所從言之異耳語道先明天天者所宗也故不與於宗謂之天人精所以入神不真則不至至人則全天休神之至者故統道德而非變化此即神降而為聖也及其見於仁義禮樂薰然慈仁謂之君子則明出而為至也由聖人而上为天同由至人而下為人同者也以法為分而不可犯以名為表而不可亂以標為驗而不可欺以稽為決而不可惑此皆有數存焉多者

多矣至於道術將為天下裂分明是个冒頭既總序了方隨家數言之以其書自列於家數之中而卸卷之學乃輔述於總序之內則此老之心亦以其所著之書皆矯激一偏之言未嘗不知聖門為正也讀其總序便見他學問本來甚正東坡云莊子未嘗說末子亦看得出方術者學術也人人皆以其學為不可加言人人皆自是也古之所謂道術者此術字與仁術心術一同惡乎在無乎不在便有詩中之意言百家之

位高而用大數少者居下而治小百官相齒以此而已上則聖之所生下則主之所成无不倫者故能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明本數而不疑係未度而不失其道不為六合所拘其運無乎不在古之道術木休如此而所謂神者數不能計度不能度不可以書言傳也明在數度者有司出其法因史記其亦其在詩書禮樂者却魯之士多能明之自詩以道志至春秋以道各分皆古之道術明而在數度者先王以其數施於有政散於天下故百家時稱道之亦不禹於古道術之外天下有道至賢明而道德一幸者得見其全不為奇方異術之所蔽及其

也天下多得其一端察焉以自好雖各有所長而不該不徧一由之士而已天地有木美而判之万物有成理而析之以古人之全而察之彼百家者寡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聖王之道闇而不明人各為其所歎為道術裂矣

學雖各不同而道亦無不在其中神俾由降明俾由出言神明之道俾自而可見也聖王生成之功即天地生成之理皆原於一一者造化也曰宗曰精曰真皆與一字同但如此作文耳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皆無為自然也兆於變化即原於一也聖人即天人至人神人也薰然慈仁此以氣象言也法則有區別故曰以法為分名則有標準故曰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決言其所驗所決各有所據也其數一

二三四言纖悉歷之明倫也相齒者木小上下有序也以事為常者各有常職也以衣食為主者教民農桑也蕃息蓄藏如三年耕一年食之類是也老弱孤寡為意者發政施仁又先斯四者是也凡其分官列職為政為教皆是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言古之聖人能盡之也可以配神明可以配天地醇和也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言其功用之廣大也本數未度猶言精粗本末也係相屬之意也謂本末不相離也

六通四辟言東西南北上下用無不可也運道也道之運小大精粗皆道也故曰無乎不在看此數句其於道之體用未嘗不明也數度可紀者也言其法度曉然而可紀者皆有舊法世傳之史書也尚多有之言皆載此事也鄒魯之士縉紳先生指聖門而言之也分明是說孔子六經春秋道名分即名分兩事便有悞亂臣賊子之意其數散于天下言鄒魯得其全而其學或散於天下設教於中國分為百家亦時之有稱

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總說天人神人至人也以行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說聖人也其數一二三四逐一逐二討分曉也相齒相列也以專為常者各治其職事也以衣食為生者務農桑也蕃

道此事者但不能全如鄒魯之學而已天下大亂是說春秋以後也賢聖不明上無文武周公下無孔顏之徒也道德不一散而為百家也天下多得一謂天下之人多得其一端而察焉以自好謂只察見其一端便自好而自誇也耳目鼻口不能相通言耳不能視目不能聽鼻不能味口不能嗅各隨其所能故曰皆有所明以譬喻百家眾技亦皆有所長亦時乎可用但不能該盡用徧聖人之道故為一徧一曲之士而

息者雞豚狗彘之畜燕蓄者倉廩府庫之積老弱孤寡為意者以老弱孤寡為念也民之理者治民之道也以上說君子自天入至君子操持古之道術及矣下文却嘆古今之異稱而道之以上說古之道術伏希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包括在中心天下大亂以下說存世之方術一察者只見得一偏天下之人多是執一偏之見以自喜如耳目鼻口皆有所知而不能相通百家所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而拘於一偏者正如此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者觀古人全則則一偏之士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者須古通用即美也自

已天地之美因是而分判不全萬物之理因是而分析不合若以古人學問之全而察之則知百家之一曲者少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美道之在內者體也容道之在外者用也稱當得也寡能稱神明之容者言當不得也內全體也外王用也內外之道至此不明人各以其所欲而自為方術百家之學自今以性迷而不知反又不可得而復合矣使後世之學者不能見天地之純全古道之全體此後世之不幸也道

為方自為方術也悲夫以下皆傷嘆之辭

術之在天下自此皆分裂矣故曰道術將為天下裂此一句結得盡有力 ○陸方壺云方術道言天下之治道術者各為其所欲為以自為方又且各以為至故列而叙之而總歸原於一即所謂道德也神便由降明便由出神謂人之本性降衷于天者具有靈覺謂之曰明聖有所生聖即內聖之德也王有所成王即外王之業也言神明德業皆出于一原故不離於宗謂之天人宗即所謂未始有始也者不離於宗是以無為宗者也謂之天人天人即所謂時於人而侏於天者不離於精者彙聚精神千古不朽能感天地能貫蒼生如鬼神然是則所謂人而神者故謂之曰神人不離於真者本然之真盡純無疵以言其德至矣盡矣无以加矣故謂之曰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此於變化謂以無為本以有為用此則聖修之餘事

能幸之者非聖而何故謂之曰聖人以上所謂
其有內聖之德者也若夫以仁義禮樂為事而
薰納天下於慈仁之中則謂之曰君子蓋仁義
禮樂皆失道而下之事賢人君子治世之法無
過於此以法為分以名為表法謂法度所以齊
天下者名謂名器所以別天下者以參為驗以
稽為決參者以契而劍坡稽者考古而準今參
稽之數則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技是
乎有定秩而不越庶事以此為常於是乎有定
紀而不亂大抵民之為道也以衣食為主故長
民者為之蓄之息之藏之蓄之而發政施仁則
老弱孤寡又使皆有所養所謂外王之業民之
理也古之人其俗乎故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
和天下澤及百姓天德王道兼諷並幸莫不明
於本數係於未度所謂以其真治身而其士宜
亦足以理天下故其明而在於曆數者如帝王
傳心之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散而在於六經
者則先王經世之迹指紳先生類能言之其數

勤儉則瘁故不暱也矯厲
也勤儉則才有餘而急有儉本
過本順不復度強所能也物不
足則開金百姓勤儉有餘故以
為聞者非也不怒言但自刻也
既自以為是則次令万物皆同

不侈一節

散于天下而設于中國則又流而為百家折而
為眾技亦一時有為應迹之所不嚴者故君子
時或稱而道之自天下大亂而聖賢不明功力
既降而道德不一百家眾技之流多泯一察焉
以自好一察侯云偏見小知自好自愛自媚也
譬之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雖然不
該不編一曲之士也以故判天地之美析万物
之理察古今之全則能僞為者寡矣應上古
之人其儉乎因是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
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歆為自以為方往
而不反遂使后世幸者不幸不幸不見天地之結古
人之大体而道術將為天下裂矣一段乃叙文
之旨
頭也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暱於度數以繩
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乎已故博而不異不與先王同者先王則恣其群與然若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毀古禮樂猶其侈靡物皆以任力執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為之太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未敗墨道但非道德雖成墨而不類万物之情故曰是果類乎穀无潤也不可為聖人之道者言聖道悅以使民人得性之所樂則悅人則天下無難矣夫王者必合天下之歡心而万物俱往故離于天下者去王遠也墨子徒見其禹之形而未觀其性之適也以自苦為盡謂自苦為及理之法也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各守所見則所在无通故於墨之中又相每

墨翟貪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太過已之大循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沈愛兼利而非鬪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周也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護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像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二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

別也巨子者能辨其所是以成其行者也尸主也為其後世故孫巨子之業也意在後世而備世急所以為是為是太過故非也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故為亂之上任可適性上也今墨列之故為治之下為其真好故聖賢不逆也但不可以教人求之不得非免筆也枯槁不啻所以為真好也才士也夫非有德者也

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已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毅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腴無肢脛無毛沐甚風櫛

疾兩置萬國禹木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跣躄為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為盡曰不能如此非禹之
 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
 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
 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
 訾以觭偶不侔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
 願為之尸莫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程禽
 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

者必自苦以胼無胼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
 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曰註 先王之治至於文物聲名
 之大備則不侈於後世不靡于
 方物不殫於度數非其常然也
 以繩墨自矯所以儉世急古之
 道術有在於是夫道所以休常
 而及變墨子特見其備世之急
 遂以為常所謂得之察焉以自
 好非可再入同也自作為悲樂
 至博不異皆為之太過已之大
 循者也先聖禮樂有節喪葬有
 以今乃生不歌歎不服不向先
 王毀古禮樂儉薄如此非特不

林膚齋云 不侈後世不教後世以侈也靡麗也
 不以萬物之飾為麗也暉華也不以禮樂度數
 為暉華也繩墨自拘束也自拘束其身以驕世
 而歎天下之用皆有餘其意主於儉以足用故
 曰備世之急言世人以衣食為急故至於紛爭
 以致訟也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言古者學問

愛人亦不愛己矣墨子本以
愛兼利為心而不察入之不
其其苦而為之以約失之者
則未敗墨子之道也哀樂人所
不免先聖為之節文墨子使之
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是果人情
平生勤死道使入憂悲古之道
術雖有在於是而墨子為之太
過不可謂聖人之道已雖能任
奈天下不堪何其去王道遠矣
昔禹遭洪水其勞至於如是所
謂倫世之急者墨子以為常然
則非也夫勤勞倫世之意則是
為之太過天下不堪其行則非
將使後世吝者自苦以相進而
已失勤儉固難為而墨子優為
之真天下之好求之不可得可
謂才士也夫

之中亦有此理而墨翟禽滑釐獨聞其說而喜
之故曰聞其風而悅之唯其喜之遂至於為之
太過言過甚也循順也大循其說抑遏過甚故
曰已之大循已者抑遏之意也非樂節用墨子
書中之篇名言墨子既作為非樂節用之書欲
天下之人其生也不歌不用樂也故非樂其死
也無殯歛之服近於裸葬以此為節用汎愛兼
利於人無所不愛也故以爭鬪為非以不怒為
道博不異者尚同也推廣其說以為博而主於

尚同也雖博不異而其教不與先王同自黃帝
以來至於武王未嘗不用樂而墨子欲毀去之
古昔以來自賚至賤未嘗無居喪之禮而墨子
亦欲毀之以三寸之棺為式而不用槨節用也
以此教人太儉苦矣故曰恐不愛人言非所以
愛人之道也不愛人者言自苦也未敗者言墨
子之道要終必不可行也人生不能無歌而墨
以歌為非人情不能無哭而墨以哭為非不能
無樂而以樂為非是其道全不近人情故曰其

方不侈於後世不開後世以
奢侈也亦靡於万物不以外物
為靡麗也不顯於教度不以禮
樂度教為耀耀也以繩墨自矯
守繩墨以自矯飾也俗世之急
俗其急務而不為不切之事也
古之道術固有如此者而墨翟
之徒乃獨喜其說為之太過所
以繩墨自矯者蓋其過甚也已

果類乎類近也言如此果與人情相近乎其生
也勤苦其死也薄葬太穀猶言太朴也其行難
為者言所行之行他人難做也反天下之心不
近人情也天下皆不堪而墨子獨能之任亦堪
也雖一人独能堪忍如天下不能仰既離於人
心則非可以為王天下之道矣名川天地之間
太川也支川禹疏鑿而為之也橐盛土器也耜
握土之具也九音鳩言鳩其功而雜治天下之
川墨子之說謂禹大聖人且自勞如此而况他

之太順所以不侈不靡不矜者
蓋其隨順也作為非樂言所
為皆非可樂之事也不異不
先王同不異於人而亦非先
王之道不同也教人以薄非
所以愛人然他却自行以薄固
未嘗愛己是以人無非之者不
至敗墨道雖然以下是莊子評
品之詞當歌而不歌當哭而不
哭當樂而不樂豈近人情乎歌
朴也去王道也遠言不非先王
同也橐指以盛衣食之器九如
桓公九谷諸侯之九讀如糾今
雜者糾合錯雜天下之川使之
脉格貫穿而注於海也歧躡為
履之事也相里各名動人名五
侯之徒五等諸侯左傳所謂五
侯九伯也不忤不違也不違則

人乎政與殺同躡與僑同木曰殺草曰僑服用
也相里姓也勤名也亦學墨而為師於世者其
弟子皆五國諸侯之徒言從學者衆也苦獲已
蒞鄧陵子三名也此三人皆居南方亦讀墨
書者而其論怪尤倍於墨子又且其說皆不同
故自名以別墨言墨之別派也不忤不異也躡
偶本異而曰不相忤此強辨之事也以躡偶不
忤之辭相為問答故曰相應巨子者從言上足
弟子也禪家謂法嗣是也傳其學者既多取其

相忘臣子，後言大人擇其黨之
巨者為聖人，其也皆願之以
為主，冀澤為後世傳道之派，然
而人或信或不，至今其論不能
免亂之上治之下，亂多而治少
也，真天下之好人為治者也。

湯法之大者，以為聖人而主之，尸主也。冀澤為
其後世言其巨子，又傳之弟子，以為之，後也。後
世猶曰子孫也，不決不斷也。言其傳流至今，從
在也。推原其始，則墨翟之意，亦是美意，但所行
太過當故曰意，則是而行則非相進者相尚也。
言傳墨子之道者，相尚為首，苦之事，款以此治
天下，未見其治，必先能召禍也。故曰亂之上也。
雖然，墨子之好出於其心之真，今世亦無此人
矣。求之不得者，言更無復有斯人，也不舍不止。

也。雖極其枯槁而為之不止，亦可謂豪傑之士
矣。才士者，豪傑之稱也。孟子闢楊墨，此書亦以
楊墨兼言者，屢矣。今以道術分論數家，而不及
楊氏者，以其學不足比數也。○陸方壺云：夫道
下之人，則狃於所見，於是流而為方術之衆多，
以故不侈不靡，不昏薄節，以繩墨自矯，使自有
餘而一時之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
道以淡泊為宗，以儉嗇為室，於是墨翟禽滑釐
聞其風而悅之，但為之太過，已之太順，一子受
用在於此，而受病處亦在於此。已過抑之也，順慎
古字通用，非樂節用，墨子書中篇名，言墨子著
書立教，使人生無燕會而不敬，死者裸葬而無
服，泛愛兼利，而非閭爭，其為道也不怒，其為學
也尚同，雖同矣，而不同於先王，毀古先王之所

謂禮樂者而徒以儉約為事蓋自黃帝至於武
王味始不用樂而墨子則曰生不敢自天子達
於庶人未始不行喪禮而墨子則曰死无服桐
棺三寸而無槨故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
行固不愛已墨子之道如此故雖不必敗毀其
道之非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已非
人情不可近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太嚴
使人憂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余於聖人中正
之道不順於天下平常之心今使天下不堪墨
子雖能独任奈天下何哉道不通于天下其去
王道也遠矣王道德者平易近民者也墨子稱道
又自托於古之聖王曰昔者神禹湮洪水决江
河通四夷九州皆親負橐操耜紉率庶士維治
天下之川水甚風極疾兩勤苦之甚至於胼無
胼脛無毛禹大聖人也而勞形如此况其下者
乎故其教意使后世之為墨者皆以裘褐為衣
跛躄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盡曰不施與非
禹道也非禹之道曰不足以為墨而相里勤之

不累一節

郭注伎逆也畢足而止不敢望
有餘也華山上下均采別有方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眾願

弟子散出於五侯之門者每南方之墨者苦獲
已齒鄧陵子之屬俱各誦墨經而其譎怪尤倍
又且其說各各不同故相謂之別墨別墨者謂
已乃墨李之別派以擊白同異之辨相嘗綺偶
不許之辭相應相嘗則相反相應則相合巨子
上首弟子也為之門以之為主也冀得為其厚
世言人人皆願續其道願至今不央以徒絕也
夫墨子之道雖不同於先王之禮樂而却有同
於聖人之勤苦但為之大過已之大甚故曰其
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之墨者以無胼無
毛勤舌相進而已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亂謂
矯拂真性雖然矯拂人性而天下却學之性性
宗其學術求之唯恐弗得盡其枯槁而不能舍
墨子能以其教學天下而天下至今宗之不央
其亦可謂豪傑之士也已故曰才士
也夫蓋始為抑之而卒深予之也

物不欲令相犯錯也強以其道
 胸令各調令相一子請得若此
 者立以為物主也見侮不辱以
 治民為急也救聞寢兵所謂胸
 調也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
 胸調之理然也見厭強見所謂
 不辱也不自其自化而強樹之
 則其功太重也固置五升之飯
 斯明自為太少也我必淫治哉
 謂民亦當振已也而傲揮不為
 大之貌不為苛察務寬恕也不
 以身假物人自出其力也無益
 於天下者已之所以為救世之
 士也其行適至是而止未能經
 履涉曠也

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以此自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鉞尹文
 聞其風而悅之佐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
 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
 胸令權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
 辱救民之聞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
 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
 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
 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

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饒不忘天下日夜不
 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
 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
 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
 寡淺為內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刑胸音而

林慮齋云不累於倍去其世俗之累也不飾於
 物不以外物自奉也不收於眾不拂入情也以
 人人得其生為願視人猶我皆願其足以自養

不為俗所累不亦飾於物
 推誠以及人在醜而不爭願人
 安養而不求餘其心自不然則
 以為病而洗之是以此自心也

夫物之紛爭由於交侵而苛急
 別而宥之乃所以息紛爭而願
 安寧之道心之為物无所不容
 則其無所爭也二子語其容而
 行之以脈合次以調海內是謂
 心之行款置之為至推而宗之
 自見侮不辱至強聒不舍此所
 謂調脈之道也古之道術雖有
 在於是然為入太多為已太少
 此二子所以不合於是言我早
 夜不休以救世人入必不至於
 圖微乎救世之士而不我顧則
 我必得活不以飢死為憂其行
 適至是而止若是則非二子所
 知謂其不聞道也

而已以此為心而暴白於天下此宋鉅尹文之
 學也華山冠名也別宥即在宥也隨分而自處
 為別寬閑而自安為宥始本也接萬物以此意
 接引人也心之容心之體段也講明其心以語
 入而名之曰心之行行者心之用也今釋氏所
 謂太用現前是也以和脈之意而合人之歡以
 此調一四海款尊置宋鉅尹文千人以為其教
 主謂民好鬪也為受侮不辱之說以救之謂時
 世好戰爭也為禁攻寢兵之說以救之上以說

此又與言亦無大小高下之
 亦不小辭昧不同而此下
 夫其言之大不與心
 曰此如未
 夫其言之大不與心
 曰此如未
 夫其言之大不與心
 曰此如未

其君下以教其民雖天下之人皆不聽之而彼
 自強聒不舍言誇說不已也上下皆見厭而強
 以此自見又當時有此諺語故以此下句結之
 其為人之意太多言其所為太自苦其為說曰
 每日但得五升之飯師與弟子共之先生以此
 五升猶且不飽弟子安得不飢言其師與弟子
 皆悉飢以立教而謂我不忘天下日夜不止益
 曰我之自苦如此豈為久活之道哉但以此矯
 夫托名救世而自利之人故曰圖微乎救世之

羅註 自心養白其心也華山上
下均平作冠象之故曰華山之
冠別省別善惡者不及也說心
之容者說心之形容也命之徒
心之心之行心之用也肺者熟
也即本作曰傍者誤言心之用
以烹飪也人合攻使之歡樂以
此調和海內而已請欲斯人立
此心以為之主也自言曰得五
升之飯足矣然先生恐不得飽
弟子亦飢而隨之日夜行不休
曰我必求淨治民命哉圖以傲
失救世之士不尽心者哉其奈
有大小精粗不同而其行適至
此足矣言亦無木小高深之象
也

士我圖謀也傲矯之也亦猶豫讓曰吾之為此
盡難所以愧天下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便是
此意李翰林有獨酌寄常立詩曰念君風塵遊
傲爾自今哂便是坎傲字其說又曰不為苛察
苛察則非別省矣言不當有爾我之辨也不以
身假物者事皆自為而不假借於人以自助
若於天下有損而無益雖明知其可為亦不知
已也故曰明之不如已也其學之太意則欲人
於外無攻戰之爭內無情欲之汨寡淺減削情

欵也其奈之木小精粗雖不同而其所行之木
意僅如是而已造猶僅也

○陸方壺云不累於
不歸於物不以外物自飾也
不傲謂無害于衆常願天下安寧人我之券畢
足而止以矜自白其心願古之道術有在於是
者蓋道以損己利人為事以故宋鉞尹文之徒
聞其風而悅之作為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
其冠象之庸以自表其接物也以別省為本別
省者分別善惡嘉善而發不能也語心之容謂
形容其心之廣大則曰心之行以肺合儀以調
和海內肺者和象言其薰然慈仁於物同春直
使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有能然者請必置之
為主君是以見海不辱以救民之聞禁攻寢兵
以救時之戰上以說其君下以教其民雖天下
不取徒然強聒而不舍也故曰上下不見厭而
見當時物謀亦有不足於予者故引其言以

郭註決然無主各自任也物得
所趣故一而不兩選則不備都
用及周也教則不至任其性乃
至也冷汰狃所放也其知力淺
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又隣

公而一節

証之雖然終是為一人太多自為六少今其言曰
請飲固置五升之飯以支中日足矣夫五升之
飯師不待飽弟子恒飢自奉亦甚薄矣持亦便
求於世者而徒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豈又
以此五升求漸哉所以自貶者此者將以愧不
下救世之士澤志而驕於自肆者也圖傲二字
頗奇圖謀也傲者矯羨其說又曰君子不為苛
察苛察則非別有矣不以身假物假物則非不
伎不求矣以為以身無益於天下而求備於天
下則不如其已也其學之太首則外之欲其禁
攻而寢兵內之欲其約情而寡欲雖其小大精
粗不能備率其行則造至是而止矣是即指上
內外二篇是宋鉅

尹文之學術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

傷焉讓讓無任言不當其任而
任夫眾人各有所能則無為
橫後尚質也非太老者歎境其
迹使物不窮也法家雖妙狃有
推拍故未很合不能知其是之非
非前之為後賤自恣性首免當
時之患耳魏然任性獨立也推
也而行緣於不得已也患生於
奢之生於有德唯聖人然後能
去知焉故循天之理故愚知必
宜貴賤當位資不肖衰情而曰
不用聲名所以為不知道也堯
不失道故令去知如土塊也夫
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
為至聖而云堯不失道人若土
塊非知而何豪傑所以笑也未
合至道故為詭怪得不教謂得
自任之道也莫之是非所謂齊

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
而悅之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
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
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
選則不編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
到棄知去已而緣不得已冷汰於物以為道
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讓讓
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
下之大聖推拍輓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

萬物以為首也。蔽然逆風所動，
之聲及人，不見規，不順，民望也。
鯢欲無羊角也。趨是也。道無不
在，而云塊不失道，所以為不知。
樂嘗有聞言不至也。

可以免不師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
而後行，曳而後進，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
磨石之隧，全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
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知之累，
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
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傑
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
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
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

之非而已矣。其風窳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
聚觀而不免於鯢，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
之趨，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

栗子皆嘗有聞者也。

齊音聞
鯢音軌

林厲齋云：不黨言無私也。易：坤夷也。失去私意

而無所偏主，趨物者言萬物之理，趨也不兩者
也。不顧於慮，不謀於知，無計度也。於物無擇
無所決擇，眼界平也。與之俱進，順自然而行也。
彭蒙、田駢，慎到皆齊之隱士也。其說以為天地

故身物為一，不顧不謀，身物俱
往，古之道術其寂然不動者，三
子所悅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則三子者之放不知也。天大地
大道大，而有匠不能則知，万物
有所可有所不可，選則不備，教
則不至，唯音之以道則无遺矣。
是故慎到奔知去已，而錄於不

得已冷者清其濁汰者去其穢
古之人由是以入道非以是為
道二子以道為止於此蓋不知
智為已未始有物也夫万物並
作乃所以復而其芸芸乃所
以歸根不足以撓吾心也慎到
之所以為道理以為知不知而
已將薄之而後齟齬之唯無知
乃所以全也慎到徒知夫知之
不知而不知夫不知之乃知也
讓讓不定縱脫無行而非天下
之賢者所以棄知去已也推拍
甄新連下三句則冷汰於物之
謂推拍鍊治之甄新破絕之宛
轉則吾之俱往故忘智慮首后
魏然而已推曳而後動若風羽
之旋磨石之隧則其動非我也
若無知之物而已故無健已用

亦萬物之一者謂之一則皆齊同而其為首者
則無為之道也天能覆不能載地能載不能覆
言有所偏也大道道家之學者也但知包容為
一而無所分辨此在當時有一種辯說之季自
有此語皆有所不可者言各有偏也
若就萬物之中而選擇之則決不能周徧以此
為教則不能盡其極若歸之道則無餘論矣故
曰道則無遺者矣選擇則有可有不可也棄知
去已而緣不得已無為也冷汰脫洒也冷然而

知之慮動靜不與於理是以無
害無過慎到以是為道理夫唯
塊不失道蓋知知到至知知之說
而絕弃之乃所以為至知也則
奚以異於死人之理豪傑所以
跌之而得怪於天下甲聯字於
彭蒙得教焉以其教則不至
也言古人至於莫之是非而已
其風窳然惡可而言亦幾乎未
始有是非而知者不言之說至
於所為身人及而教以不聚人
現則不免於甄新而已夫道未
始有物也故以空虛不毀万物
為實矣以常又入而以推拍甄
新為哉其所謂道非道而所是
未究於非以其滯於無知之域
耳三子雖非知道際嘗有聞者
若墨翟滑厘宋鈜尹文非唯不

踈汰於物無拘碍也以為道理者以物之無碍
為至理也其說曰若以知與不知為分則將迫
於知而近於自傷矣薄迫鄰近也讓讓不正不
定之貌無任不留心於事任也尚賢以任事也
波既不事事故笑天下之高賢為聖之學又尚
操作波既縱脫而無行故以天下聖學者為非
推拍銳斷皆無圭角之意與物宛轉而畧無圭
角亦無所是亦無所非以苟免於世倍之累為
意不以知慮為師無思慮也不知前後無思美

管子內篇經三上
二十一卷雜論天下
十九

知_レ道又未嘗有聞也道本於
性命之情而其真以治身今暴
濯滑厘制行等亂於天下至於
人已不_レ測則在_レ本失_レ真為甚故
論道術為天下裂而先及之次
以宋尹則為知道田慎則知而
近之與粗以及粗也

也魏然者不然不動之意也推之而後行曳之
而後注者追而後應不得已而後起之意也風
還羽旋磨石之隧皆無心而與物宛轉之喻隧
轉也回也以不見非於世而自全動靜隨其自
然而不為過甚故不得罪於世人也其學如此
者伊也蓋曰物唯無知則無是已之患亦無容
心之累動靜皆順故不離於理不求知於人故
終身而無譽唯其無譽所以無咎故曰未嘗有
罪也無知之物木石瓦礫之類是也建已_レ是已

而自立也故其說曰人之處世_レ用_レ聖賢之名
但能_レ看_レ土塊無知之物則可以不_レ失_レ於道故曰
塊不失道看此等說話便似今之深山窮谷頭
陀修行之人故豪傑笑之以為笑外人也適得
怪焉者言彭蒙之徒_レ以_レ此見_レ評_レ于世也得不教
者言其初學之時自相契合不待教之而後能
也彭蒙亦有所師其師之言曰古之有道者本
以無_レ是非為主窳然風之聲也謂其發言如飄
風之窳然無所容心雖言而伊所容言故曰惡

陳註易平坦也決然無主者遇事決然行之而不先立主意也趨物而不兩者隨事而趨不生兩意如作一事又別生一意便是有心矣有所選擇則不用徧

可而言其見常與人相反不能聚洽倫類而觀故為一偏之說不免於強求無圭角而已既斷無圭角也其言雖甚壯而其所謂道者非道也故不見於庶人之非笑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此莊子斷一尚也槩乎者以太槩觀之亦皆有闕於斯道但不得其正耳此等結句甚奇特方壺云太公而無黨平易而不私決然而無主趨物而不兩決然而無主者言若水之決東而東決西而西更無主宰也趨物者身物同趣不立人我故云不兩不頭不謀言不執知慮於物無釋而夷之俱往蓋道有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故曰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

以之為教則有不室唯歸之道則牙有遺矣冷者清冷之意汰者洗滌之意冷汰於物迭言遇事脫洒也知不知者雖知只作不知薄非鄙皆略也若略知則必有略傷彭蒙田駢慎到慮施節前皆齊宣王時人居稷下其本本黃老見尹文子及荀子讓忍恥也慤独行也無任無所事存也縱脫無行縱事脫畧不事行檢也推以拍之軌以漸之皆身之無競也風還羽旋有宛轉之意磨礱亦宛轉而出也彼以塊然無知則不失道矣豪傑却相舟既慎到所為以為此非生人之行乃死人之埋徒怪詭而已甲駢亦然亦死慎到之彭蒙者田駢之師甲駢李於彭蒙而

到之徒聞其風而悅之其李以齊萬物為首齊萬物者大小一知不起分別也其言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地能載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辨之言天地身道皆有所能有所不能萬物者亦道中之一物耳寧無所可與所不可者乎吾人則當隨其材之所宜而用之則天下無棄物若撰而擇之則天下之物有不徧者矣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者物各具天性之良能不待於教若待教養而使之然則吾之教必有所不及者矣故曰教則不至若舟之同歸于道則道體物而未始有遺故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無不徧不至之患矣是故慎到之李棄智慮去已私緣於不得已而用天下之物零然汰然無所選擇以為道理當如是而已曰知不知以下數句頗難解細玩則正見棄知之意蓋天下自以分別為知而不知知識之開混沌之鑿也下鑿則傷而混沌死矣故人皆曰知而我不知以為知者何故將薄夫知發之後鑿而鄰於傷

焉不言之教蓋彭蒙之師固曰
古之道人至於道之是莫非
而已其風聞然不可得而窺又
何可得而高哉是以彭蒙亦无
言但見甲解常自彭蒙之家而
及父之人不復聚現而不免三
兩人知魚隊之漸續而朱言雖
不驚豫人終不免有人識之也

者也鄰近也謾牒无任而吠天下之內賢縱脫
無行而非天下之太聖謾謀縱脫皆無知無能
之貌推指乾斷注云刑截者所用之物分物宛
轉者言隨其材質而割斷之使各適于用也幸
世皆有是非而彼獨舍之幸世皆師智慮而彼
獨弃之幸世皆有軒輊而彼不知先后魏然而
已矣魏然而然不動之貌而已矣者言無他德
也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者不待已而後動之意
若風若羽若磨石之隨言其分物宛轉而無心
也以是之故得以自全于世而無非動靜自如
而無罪便皆無知之物無建已之患無用短之
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害於人無害於
人則人亦不得以過情而毀之也乃所以自全
也故波之言常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矣烏
用賢聖為哉夫塊不失道塊土塊也土塊不離
於道途人而塊然如土則亦不失其所當行之
道波豪傑者自負其建已之才故相與笑之曰
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人而知

○以本節
有積為不足幸之天下乃
有餘也無有何所法建已之
常無有明有物比自建也自天
地以及群物皆各自得而不兼
他物非主之以太上耶在已無
居者物未則應心而不藏故功
隨物去也形物自著者不自是

塊非死而任適得怪焉耳田駢亦然田駢幸於
彭蒙得教焉不教謂不待教訓而即與之相
契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
而已矣其有言也未始有言也寂然而已矣烏
可而言乎鳥可而不言乎夫其如是是以常身
人反故人不見觀而不免於斲斷斲斷即乾斷
字之誤也不見觀從言不取則人不見取則
未免宛轉遷就故所言雖是而未免於世人之
非矣曰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聚乎其嘗有聞
者也蓋世人雖以為非而莊子從有取焉者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
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
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上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閑

自物自著者不自是

而矣。万物故物形各自彰著也。其成者固者常無情也。得焉者失焉。常全者不知所得也。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自也。夫雄自者非向勝自顯和尙。勝自顯豈非逐知逐利。以致其生和故。古人不隨無涯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不并万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也。雌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也。取實者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无之。以為用。取虛者守冲海以待群矣。也无藏有餘者。付万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也。婦然獨立自足之謂徐。而不費者。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

曰。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苟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婦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咲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銳則挫矣。常寬容於物。不削

而成之。常与道理俱。故无疾无費也。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无為者。因其自生。任其自然。成万物各。得自為。蜘蛛。能結網。則人人自為。能矣。无貴於工。能也。委順至理。則常全。故无求。福自足。隨物。故物不得各理。根為太初之盡。不可謂之。成也。以約為紀。去泰甚也。夫至順則雖金石无堅也。逆則雖水气无與也。順全。逆毀。斯正理也。進躁无涯。為銳。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不削于人。全其性也。

於人可謂至盡。関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林慮齋云。本道也。物事物也。以有積為不足者。言藏富天下也。與神明居。是守自然者。関尹師於老聃者。此言先弟而後師。一時筆力之語耳。以無物為宗。以太盡之始為主。建亦主也。懦弱讓下。即舌柔長存之意。為表者言其應世。接見見於外者。如此也。空虛則物皆全矣。故曰。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實即實理也。樂軒所謂一

老子南華經三言
二十一章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章
二十一章

物都無萬物全是也在此無居者無私主也形
物自著者隨物之形見皆自然也水之動鏡之
靜空谷之響應皆無心也芴乎若下者恍忽之
中若有物又若無物也寂乎其清不見其清之
名也以同於物者為和以無所得為得有所則
失矣未常先人而常隨人即迫而後動不得已
而後起也知其雄守其雌以能而隱於不能也
知其白守其辱言自高而不為高也谿谷在下
而能容物為谿為谷有容乃大之意也人皆取

先已獨取後即未常先人而常隨人也受天下
之垢知白受辱也不以實為虛以虛為實故曰
人皆取實已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即以有積
為不足也唯其以虛為實故雖無藏而巋然常
有餘亦一物都無萬物全之意徐安也不費無
所損也人皆以巧為巧而我以無為為巧故咲
之人皆以福為福而我獨以禍為福曲全者致
曲而自全其身也苟免於咎者福莫長於無禍
也以深為根言其本在於太一之始也以約為

曰註厚即黑也谿谷皆處而有
容之故以比喻即所謂玄牝
也咲巧咲之巧也不能於人
不復能於人也

紀言以至簡至約為守身之法也紀法也凡物
堅者銳者則有挫有毀即所謂齒剛則折也以
能容萬物為量則人於我無所侵削矣不削於
人言獨全其生也可謂至盡者言以天下至盡
之道也謂之博大真人尊之之詞也 ○陸方壺
云本謂道
末謂器道器雖不相離然不容無本末精粗之
則故以本為精以末為粗既曰粗矣則不應有
積其有積者不足之心累之也故曰以有積為
不足所以聖人不積常使胸次洒洒一塵不掛
淡然獨身神明居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
尹老聃是以聞其風而悅之建之以常無有常
無有即本也未始有始也主之以太一即
有始也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故以太

乙在易則謂之太極二氣五行萬事万化皆從
此生道虛而用之或不盈是故以濡弱謙下為
表為表謂應事接物見之于外務道之用也以
空虛不毀万物為實者實即依氏所謂實相蓋
真空不空故不坏世相而成實相若毀壞萬物
則斷滅頑空而非所謂道矣又引關尹之言在
已無居形物自著居即依氏所謂住心言已之
心一無所住而形之萬物莫非已心之所顯發
矣便是無所住而生其心故其動也若水其靜
也若鏡其應也若響若乎其若亡而無所得也
寂乎其若清而無所混也同焉者滂之而與之
同其同也得焉者失之而不居其得也未嘗先
人也而嘗隨於人濡弱謙下而不爭也又引老
子之言知其雄守其雌二鳥出道德經為經為
谷皆謙虛不自滿足之象夫人皆取先而彼獨
取其後以受國之垢人皆取實而彼獨取其虛
歸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命徐容身常自儉嗇漠
然無為而嬉咲世人之巧利人皆求外至之福

○寂寞一節

無形無常隨物也死亦生
在在化也何之何適無意趣也
物莫足歸都任置也時恣縱而
不從不急欲使物見其意也沉
澁者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
不信故不語也危言重言寓言
俱通至理正當万物之性余也
不謹是非已无是非故恣物而

而彼獨曰曲則全苟免于塗而已矣是有以深
為根以約為紀根者根蓋之象紀法紀也規其
言曰古之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測淺非以
深為根之謂乎治人事天莫如嗇我有三寶曰
慈曰儉曰非以約為紀之謂乎凡物太剛則折
太銳則挫故嗇挫其銳破其堅處心為志下味
寬容遜順而不敢過為刑削之行其道可謂至
矣故未復贊之云閱尹老聃古之博人真人也
尹閱之官名聃老之諱名閱蓋文始真經
與道德相為表裏皆人間不可不讀之書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
明性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
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
悅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

行也形群於物故亦倍也還亦
物合故无傷也不唯應常世之
務故參差克實不可已多所有
也莊子通以平意說已亦說他
人無異也案其辭明其汪々然
禹邦冒言亦何嫌乎此也

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
不可與莊語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
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
萬物不謹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
連作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彼其
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
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閑
而肆其於宗也可謂稠適而上遂矣雖然其
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訖若

無形故不可見無常故不可測以為死亦則未嘗有生以為生亦則未嘗有死以為天地並亦則未嘗有古今以為神明往亦未嘗有彼是然則若為無為寂然不動而已萬物畢羅無不任也莫足以歸其唯神之所為乎以謬悠荒唐不可究之詞時恣縱而不著蓋皆有對不以觸見之則雖無實不經不審其為信言也莊語法言卮言喻道

乎味乎未之盡者

林鬪齋云寂寞無形無物也變化無常以不一為一也死與生與不知死生也據此一句即知釋氏之學其來久矣天地並與與天地同體也神明往與與造化同運也任之任造動而無迹也萬物畢羅各盡萬物之理也莫足以歸人莫知其所歸宿也謬悠荒唐也荒唐廣大而無盡也無端崖言無首尾也時恣縱而不儻者言其說縱放而無所偏黨也儻與黨同不以觸見

之目用无窮重言寓言所以趣時也人不吾信之信故稱古昔以為重今言不能喻而後有寓言夫莊子之所任者獨非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倪於万物故其言亦然傲倪狹疎親也不謹是非所以群於世倍著書雖瓊瑋而連作无傷也連語无間隙則則有定体然不可得而來非世倍所可貴也詭譎言之異非世倍所可賤也唯其有諸中而充實不可易已故上并造物者游下并外死生无終始者友則入於神矣其本宏大以天為宗所謂調造上遂不預於宗者也故心化也其理不竭歸物也其未不絕謂形不待斃而後解幸味无定此神之不可知者也

者其所見不一一端也觴音也以天下之人愚而沉濁不可以誠實之言喻之莊語端莊而語誠實之事也曼衍無究也為真者言借重於古先歎人以為真實也為廣者寄寓為言廣大不狗也與天地精神往來與造化自然為友也不傲倪萬物者不以此傲倪於世倍也莊子之意正傲倪於斯世而乃為此反說不謹是非者是非無所泥也無是非而後可與世倍居處也瓊瑋高壯也連作和向混融之意也無傷無說

於人也參差或波或此或抑或揚不可定也諛
 詭滑稽詭譎也此兩句自說破其著書之意蓋
 謂其言雖恠誕而自可玩味看得此兩句破便
 讀得莊子也波其克實不可以已者言其書之
 中省道理克塞乎其間亦世間所不可無之書
 也本即宗也言其書之本宗無非弘大深闊調
 適之道也闊開廣也肆縱放也上遂者可以上
 達天理也其言雖皆無為自然而用之於世則
 應於教化而解釋物理謂可以化信而明理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其理不竭者言用之不尽也不銳者謂其言自
 道而未不脫離於道也苦乎味乎言其書之深
 遠也未之盡者言其胸中所得非言語所可及
 也自肩頭而下分別五者之說而自處其未繼
 於老子之後明言其李出於老子也前三段着
 三個雖然皆斷說其李之是非獨老子無之至
 此又着雖然兩字謂其學非無用於世者此是
 其文字轉換處筆力最高不可不仔細看
 云上言開老此下遂以自已承之寂寞無形言
 清虛而无象也变化无常言性來而无依也以

無相為宗以元住為行。物一府生安同於直。與天地並而神明俱。若乎不知其伸之忽乎不知其伸適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當時西方具典未入中國而中國自有其種。李術若命符節。在叟是以聞其風而悅之。著而為書其言謬悠荒唐而無端崖。莫非形容寂寞無形變化。无常的道理。謬悠言虛遠也。荒唐言廣大也。無端崖言無終始也。又時或放言而不儻同於人。然反不欲以解自見。解與奇同。謂獨見也。見即老子自見自伐之意。以天下為沉淪而不可見。莊語天下之人沉淪五濁。不可以莊重之語道之。故因之以曼衍。植之以重言。廣之以寓言。莊子之書不出三者。所謂非已之罪也。不儻已之罪也。其精神神與天地往來而不傲倪于万物。傲倪即傲睨之意。身天地往來者。窅其神知其化直。身造化者。相為游衍。天地無弃物。身道為體者。亦無弃物。故不傲倪。不傲倪則與物無競。得者同於滯失者同於失。不譏是非而與世倍同處。

將身斯世。斯民相忘。在大順大化而不知玄同之德。有如必者。又其為書。雖環襲而連行。無傷也。環襲奇特之狀。連行相從之貌。行身循同。至篇壯健也。言其書雖若傲世。馳而却善。困物情連環宛轉。與物相送而不遺。是以雖環襲而不傷。不傷即無嫌之象。其辭旨抑揚。張奪參差。不一而滑稽詭譎之中。却有可深思而得之理。此兩句說太南華非莊叟自道不出。彼其克實不可以已。如云胸中若有物。積必歎。此乃已。將上身造物者。游而下身外。外亡無終始者。為友。此等見解。常情未易窺。測太抵不出乎老氏所謂道術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天。上者建之以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闕而肆。主之以太乙。故其於宗也。調遠而上。遂上遂。謂遠之本。反始調遠者。調御閑遠。放於自然。故為而為之以不為也。林廓齋只為李宗二字。認得。不真。是以性命之旨。殊蒼羊味。雖然。下十轉語。是以此其應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牙。不少。

○惠施一節

老子曰多言數窮又曰辯言自然則有言者不淨已也而施之口談自以為資不知天地之虛曠而有我之甚不能守唯者也宜其以天地為壯在雄而無術也夫至人以無言為言所

說蓋上達之妙未始處於下等之中合之謂會本宗者多有脫畧世法之弊此則天執人事不即不離所謂不壞世法而成實相者順化而解於物謂順天地自然之化以解萬物之懸結也此便是調遠上逐之意不竭謂其出無窮不絕謂不離本宗來字或是本字乎昧乎未之及者以箇道理便是寂寞無形變化无常書以載道故以書所言直是羊味無若常人語下則遺上語理則遺物又安淨謂之云云乎在更自叙道術只在著書上見海句是實却非他人過為誇誇誕者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麻物之意曰至大無外謂之太一至小無內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天與地

以為德今惠施恃其辨以及人為窮以勝人為名則不無無言者也為言所役不能自勝則弱於德以勝人為名則強於物其牽輿謂非六通四關之道也天地之道所以大者以其無為今施之能不免於有我由天地之道觀之雖傳且操供一蚤一虱之勞而已於物何庸哉一蚤多皆道也一為本多為末則一雞不足為本末之倫然此之忘本逐末者尚且曰愈貴於道亦免矣施不知及本以自驕散于万物而不厭卒以善能為名逐末而不知及本也其死聲則響繼應則影滅已死我則天下莫為之爭施雖有才而不知此徒事言詞之末以自物競矣

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歿太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遠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施以此為木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卯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下子有尾火不熱山出口輪不張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短不

於安向以聲而影影競走也
其失性甚矣所以汲憤而悲也

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圓柎飛鳥之具嘗
動也鏃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狗非犬
黃馬驪牛三白狗黑狐駒未嘗有母一尺之
楸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
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
心易入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
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
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概也然惠施之口談自
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南

前歷言道術此極高多方
則所謂方術也其言不中於理
逐一付度事物之意而高之无
厚不可積也其大十里者無有
不可積之厚自微而積之其大
可致千里足觀者日異可觀而
視之也天地山澤日之中物之
生死皆合之為同若大者同而
小者異則謂之小同異若同
盡異則謂之不同異居此方者

方有疇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
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
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
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歆以勝人為名是以
與眾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塗墮矣由天
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蠶之勞者
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克一尚可曰愈貴道幾
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
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遂

不知南方地理以為无羽然畢
竟有突如雖今日方遠越然到
越則知越矣謂之昔自已未可
也天下之中央不知在何處然
燕越之人各以其所處為中則
燕之北越之南亦可以為中矣
汎汎物則天地吾吾一體矣
此下所論是當時力者有此教
版語插羽毛生於卵中是卵有
毛雞本兩足而足之行者意也
是為三足却本象因而羽為王
是有天下之号木羊之名皆人
所命若先各為羊則人必呼
為羊矣馬固胎生然馬生下有
毛則非卵生何異豈特鳥獸之
生有尾現觀字下字子字即有
尾之扶首字亦曰鉤有鬚卵有
毛此說之難持也而鄧析惠施

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擊形與影競走悲
天

林慮密云墨翟宋尹彭田慎到之後猶為見道
之偏者若惠子則主於好辯而已故不預道術
聞風之列特於篇末言之其書五車言其所著
之書以五車載之而不足也其書雖多其所學
未正其言亦不當故以辨駁不中說之麻物之
意言歷攷其所談事物之意至大無外太虛
也至小無內秋毫之類也此八字自與莊子所

能之彼註云鉤有鬚即丁子有
尾也丁之曲者為鉤須身尾煇
熱也至冬則不熱山靜也空谷
傳聲則能出口車輪之空圖者
不礙地考土記輪人云進而馳
其輪欲其微至也无所取之取
諸圖也目有所蔽則不見指有
所遺則不至雖至有所不能
純長而短短能知言則長
於蛇矣短者為方之器然矩之
体本不方規者為圓之器然規
之体本不可以為圓鑿非圓也
而柄即入之飛鳥之影雖動然
影只附於形身形不相因是未
嘗動也按失鏡疾然不發之則
不行發之則不可止是其疾在
入而不在鏡矢狗犬一也而有
懸蹄則謂之火无懸蹄則只謂

說同但謂之太一小一便生辯說之端謂之一
則無大小矣於一之中又分太小便是同中之
異異中之同也無厚至薄也不可積者積則厚
矣積之不已其大可至於千里又言大與小同
也言千里之大即無厚之積也天雖高地雖卑
而天氣有時下降則亦為卑矣故曰天與地卑
山萬於澤而澤之氣可通於山則山與澤平矣
睨側視也日方中之時側而視之則非中矣則
中謂之側亦可故曰方中方輒物方發生而其

之物而不得謂之火矣馬一也而又有所謂黃者二也彼自黃耳而黃之者人也非三坎驪牛亦然狗之黑者不可以變白而白者可以變黑則白狗可以為之為黑駒而孤駒則謂未嘗有母可也一尺之撫不為長也今日用其半明日又用其半展轉用之則萬世不竭當時辨者以此為惠施相與應也終身不知旁此天地其壯乎言吾之強其後天地乎人安能勝天地其妄誕如此惠施雖存雄勝之心而無勝人之術煥言多方終言無術則辨方術无矣辯於德不足於德也強於物有節於辨也塗路迂曲不正也不足以此自寧

種又前日之歎者故曰方生方歎有大有小是為小同異全萬物而為同異則為大同異雖謂之大而不出小者之積雖謂之小而合之可以為大則無同無異矣南方海也本無窮而謂之方則必有窮四方皆然獨言南者非特舉其一見其三蓋天傾西北而海獨居南北之三方則又遠故特言之今日遠越而昔未言足雖未至乎越而知有越之名而後未則是今日方往而亦可以為昔來矣兩環相連雖不可解而其為

散於万物而不厭惠施不能安其為一偏而欲穿籠万物以為一統也莊子蓋詆惠施所以厭戰國之縱橫者可見末篇叙道術先天人神人至人次及聖人君子後世道術裂而後有諸家之異最末及惠施方術下矣莊子自列於老聃之後固未嘗敢以自掩六經也讀誦至此豈復更有餘篇哉

環者必各自為圓不可以相粘不相粘則非連環矣燕比越南固非天下之中而燕人但知有燕越人但知有越天地之初波此皆不相知則亦以其國之中為天地之中也萬物與天地為一則天地雖大即萬物之中一物何以為大木小即一體也大觀者言以此為獨高於天下也故以其說教學辯之人天下之學者既相與樂之而其說浸廣故又有有卵有毛之論卵有毛者言毛之在卵雖未可見而雀之為雀雞之為雞

毛各不同譬如雞為鴨伏卵出於卵者為鴨毛而不為雞毛則是卵有毛矣雞本十足又有運而行之者是為三矣郢有天下言楚都於郢而自為王亦與得天下同矣犬可以為羊謂犬羊之名出於人而不出於物使有物之初謂犬為羊則今人亦以為羊矣謂羊為犬則今人亦以為犬矣馬有卵者胎生雖異於卵生而胎卵之名實人為之若謂胎為卵亦可即犬羊之意也丁子蝦蟆也蛙也楚人謂之丁子丁子雖無尾

而其始也實科斗化成科斗既有尾則謂丁子為有尾亦可水寒火熱亦人名之况有火中之鼠火浣之布鼠能出入於火中火可以浣布則非熱矣空谷傳聲人呼而能應非山有口乎行於地則為輪終着地則不可轉則謂輪不蹶地亦可目見而後指可至然目不可至而指不能見則是其至者見者與指不可得而分絕也龜長於蛇使龜如蛇之長則不名為龜矣既謂之龜則其長合止於此謂之長於蛇亦可知即方

陳施之辨能及入之心或并
天下辨其數雞三足是也或并

也規即圓也既謂之矩則不可又謂之方既謂
之規則不可又謂之圓柄雖在鑿之中而柄之
旋轉非鑿可止則謂之不圓亦可高圓之不任
也鳥既飛則影隨鳥而去但可謂鳥之飛不可
謂影之動矢鉄之去雖疾其在弦也則謂之止
其射後也則謂之行雖弦而未至射侯而未中
則是不行不止之時狗犬即一物也謂之狗則
不可又謂之犬矣謂之犬則不可又謂之狗矣
故曰狗非犬馬牛二體也黃驪色也以二體與

天下辨其名狗非犬是也或并
天下辨其也白狗黑是也或辨
其上下天并地卑是也或辨其
形矩不方是也或辨其長短龜
長於蛇是也其論本率以謂万
物无高下長短之殊无形名方
圓之異无青黃黑白之別以畜
万物為首謂大道散而有形名
皆出於人之私以為差別而已
施持此以并天下辨卒以善辨
為各此古人所不為故不曰古
之道術惜其有才而終於逐物
喪其本真者也

色並言則謂之三黃驪二色也馬牛皆體也二
色附於體而見則為三矣白狗黑黑白之名非
出於有物之始則謂白為黑亦可孤駒未嘗有
母名之以孤則非有母矣不可言孤又言嘗有
母也一尺之捶折而為二今日用此五寸明日
用彼五寸雖旋轉萬世不盡可也凡此以上又
皆學於惠子推廣其說以與惠子相應終其身
強辯而不已即桓團公孫龍之徒是也飾人之
心者殺入之心也易入之意者變亂入之意也

洪註莊子載惠子之言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雖為寓言然此理固具蓋但取其半正碎為微塵餘半狹存雖至于无穷可也

下時之辯口雖可屈而其人終不心服此辯者迷於其中而不自知也故曰囿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者謂愈恃其聰明以與人強辯也特獨也獨與其徒為人所怪訝而已其本領不過如此故曰此其抵也抵本也自恃其甲談之才以為其壯與天地同所存雖自以為為雄高而實無學術也畸人者畸異之人也南方有一獨高之人曰黃繚見惠子而問天何以下墜地何以不陷風雨雷霆誰實為之此皆造物之妙豈可

集註自惠施多方以下并列于載公孫赤詭魏王之語絕相類解者多屬臆說范充隱并其門人嘗論此云恢愜懽怪道通為一存而勿論可也何者此本非南華語是其所闢辨駁不中之言惡用解為雖然凡莊生之所迷豈特墨翟禽滑厘以未為近於道即惠施之言亦有似焉者也劉辰翁所謂唯愛之故病之而不知者以為疾也毀人以自全也非莊子也

容言惠子亦不辭讓而應客亦不經思慮率然而對且徧為萬端之說萬物即萬端也說既多而狃以為少增益以怪誕之說論但以反異於人為其能歎以口舌勝人自為名譽是以與世皆不和不適不相得也在內本無所得故曰弱於得徒然強辨於外故曰強於物與者幽暗也言其所行之途不明白正大而幽僻也以天地之道而視惠施所能猶蚤蚤然以此而為人物於世亦何用乎故曰何庸克足也若但以一人

陸註 子玄之註論其本體真可謂得莊子之肯矣郭生前嘆膏梁之途說余亦晚觀貴遊之妄談斯所謂異代同風何可復言也或曰莊惠標濠梁之契發即匹之模而言其道舛駁其言不特何也豈契若郭匹履同履而相非之言如此之甚邪曰夫

之私見而自足猶可若以此為勝於貴道者則殆矣愈猶勝也幾殆也不能自寧不自安分也散於萬物者謂散求萬物之理以遷就其說而無所厭足終於不知道而僅以辯得各卒終也惠施亦為有才者但放蕩而無所得逐於外物而不知反是可惜也貽放也響出於聲之本響末也窮響於聲不知本也影出於形形本影末也歎息其影不知形止則影止乃與形共走亦不知本之喻也

○陸方壺云天下之治方術者類皆聞古人之風以自異起各

故有教之辯神明其言者豈得不善其辭而及其論乎莊子振德音於上篇列斯文于後世重言及涉玄之路從事展有辭之叙雖談無貴亦而教无虛損然其文易覽其趣難知恐造怛而未達者有過理之嫌按斯文之弊故大率惠子之宏辨也



成一家之學而惠施之學前無師授不過騰辯傳之口以与天下相持故曰惠施多方多方則未免誇多開靡著書雖滿五車而其道舛駁其言不中當於理者或寡矣歷少奈起辨物之意如云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力謂之小一今人但知一耳而不知其有大一有一小一此便是他強辭又云無厚者不可積也其大可以積里無厚是指超於形色之表者至微至細本不可積若形色積而充滿天地則無厚者亦滿天地便當千里又說謂無厚者不可積即天尊地卑其位定矣而天道下濟是天亦可以言卑也故曰天与地卑山與澤深其象陳矣而山上有所澤則山不得名之為高也故曰山与澤平日方中矣若睨而視之則卑者亦可謂之句物方生矣而絕後再甦則生者亦可謂之死天下有大同異有小同異大同而与小同異者謂之小同異言非是太同異於小同却是小同異也故謂之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者然後

天下篇總論

道體廣大包覆无遺形數
肇一奇偶相生自此以往巧歷
不能算矣古之人循太道之序
順神明之理於是內至外王
之道其在數度者藉而難徧然
本末先後之出於一而散於萬
者未始不通也故時出時處或
動或靜能短能長以矯天下之
枉而曲當不吝之變且伏羲非

謂之太同異大同異謂一氣滌洋分為四時以
司化權而萬物於中生長收藏畢同畢異小曰
異謂如毒先而李後章天而木喬惠子之說亦
自有理但支离纏繞你說如以他却如彼畢竟
如彼之理不出如以之中但要伸已之強辨以
與天下持耳天地東南匯為巨浸渺漫浩渺不
知其窮故人皆知南方之無窮而不知既謂之
方則滯於有形會有涯際又地不足於東南不
足非窮乎今日遠越者微行雖在今日而昔者
已有遠越之心若以神用而不以形用是不謂
今日遠越而昔至乎連環者兩環相連本不可
解然但能相連而不能相合不相合則謂之解
可也故曰連環可解誰為天下之中央越之南
燕之北是也夫南北本不可以言中而天無定
體中無定在如中庭月魄寧分北隣燕越雖居
南北之端而越不見燕不見越各以所在而
定之方中故越之南燕之北皆可以為天下之
中央此句却是以強詞傍理而勝者泛愛万物

无法也而成于堯于帝非无政
也而倫於周不先時而好新不
後時而玩故此聖人之在上者
有所不能也倫也伊尹任也伯
夷矯之以清今近盜也柳下惠
濟之以和 不逆世以陷即不徧
徧以造名此聖人之在下者有
所不能也全也道至於孔子而
後集大成蓋絕千百年而一出
孔子之上聖人之因時者有不
得已也孔子之下諸子之立家
者各是其是也莊子之時去至
已遠道德仁義裂於楊墨亦為
清靜墜於田彭於是宋鉞尹文
之徒聞風而岸莊子思欲復仲
尼之道而非仲尼之徒遂高言
至道以矯天下之非无為復利
以絕天下之華清虛寂寞以極

天地一體也此句却好惠施以也為大現於天
下現示也易曰太現在上此字只指泛愛一句
今之講學者開口便說万物一體是以天下之
人樂而趨之却是落了惠子舊套然理却先正
但行不踐言可強耳誰謂无毛而乎生之數
皆有毛又以雞乎鴨毛不成雞是毛定卯中謂
卯有毛可也人皆謂雞二足不知以形用者个
皆見之孰生張是以神用者又一足也故曰雞
三足楚都於郢仰以有天下天下者天下之天
下也楚自為王則亦楚之天下矣故曰卯有天
下犬羊皆人所命之名未有此名之先呼犬為
羊羊亦未嘗不受也故曰犬可以為羊卯胎亦
人所立之名未立此名之先謂胎為卯馬亦受
不生也故曰馬有卯丁子者螟也螟無尾而科
斗有尾也則尾落而為螟故丁子有尾火不熱
寒熱皆人所立之名火謂火為熱而火豈自知
其熱乎故曰火不熱只不出口而空谷任以直
言故曰山出口輪雖踉地而脫輾則不能行故

天下之濁謂約言不足以解
故曼衍而無究謂并語不足以
窮指故荒唐而無崖其言好尊
者聃而下仲尼至論百家之李
則仲尼不舟焉蓋謂道非集木
成之峙則雖博大真人狹在
曲老聃一書得吾之本故調遣
而上遂惠子之書得吾之未
免一曲而已嗚呼諸子之書曷
嘗不尊仲尼哉知其所以尊者
莫如莊子孝者致知於言外可
也

曰輪不轉地目能視物而不能以自得手指
物而不能以自指故目不視指不至而手不自
伎倘容有窮絕之時使其俱視俱至則不至於
窮絕矣故曰至不絕龜短於蛇而龜窮其龜之
性則其長亦身蛇同故曰龜長於蛇矩以為方
而矩之體不方故言方則不得謂之矩言矩則
不得謂之方規圓亦然故曰矩不方規不可以
為圓鑿不圓枘者枘形圓而鑿形方今木工欲
謂竅物為鑿取不知圓枘亦可以鑿多乎故曰
鑿不圍枘鳥飛於天影落于地但可謂之鳥動
而不可謂之影動仰看影也者有待而能者也
無鳥飛則影能自動乎故曰飛鳥之景未嘗動
矢安於弦則行中於鵠則止無有不行不止者
然使不至其地則不得謂之行不貫於的則不
得謂之止是鏃矢鏃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矣
狗犬即一物也故言犬則大而巳又豈得復以
狗名乎故曰狗非犬黃馬驪牛三蕪形并色而
合之也馬牛者形也驪黃者色也色附于形

則一者可抗而為三是故有驪馬也黃馬也又
有驪黃馬也驪牛也黃牛也又有驪黃牛也白
狗黑亦然皆是皆一物而三形者實也色者虛也
虛實相乘其理如此以處諸家不知何鮮孤駒
未嘗有母何故馬之有母者曰駒無母者曰
孤駒駒則不得稱孤矣言孤則不得稱駒矣今
日取其半則萬世用之可以不竭言不盡用者
之能善其用也楫搗衣之杵也北方謂之搗楫
益楫有双用若日取其半而更用之則世之常
久可無損壞之虞以况惠施之辨不全用十分
道理但畧傍此須是以任他左右躲閃轉換不
窮而當時辨者如桓園公孫龍之徒以此之故
日身惠施相應終身不窮使其全用道理則一
到理屈其辭便窮矣有許多強辨唯其不然
是以只見終身嘵嘵語徒能飾人之心易人之
意勝人之口而不能照入之心為辨者之困而
已辨固言盡天下之辨而不能解也夫惠施

以其短身天下之辨特持恐作持持謂相持而不下不下則競為詭說怪異之說以相勝歷其說大抵如此故曰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他人未及也觀其言曰天地其壯乎施言我之辨天地為我增氣造物為我擊節其自負如此是益存雄而無術者也夫守雌者道也存雄非道也故曰無術無術則去道遠矣時人異人也黃繚之問亦遠矣惠子乃不辭而答不思而對者自雄其辨才智慧之過人也既又編為之說而不休多而不已供以為不尾也而益之以怪益之以怪是他骨肉出脫以欺人耳目之所不及大抵反人以為實勝人以為名是以其說雖長而身眾不悅故曰不適夫有德者又有言而惠子之能言未又有其德也徒以物相競而已故曰弱於德而強於物如是則其於道也亦終幽昧暗塞而不能以自明故曰其室隩矣室西北為漏西南為與故以為深味不明之喻夫由天地廣大易簡之道而現惠

施之能其供一蚤一蚤日麗於草莽之下一補於物一伊益於世一充一蚤一蚤之類而進之雖大寧究尚可許之以是而曰愈於貴道者豈不殆哉蓋貴道之人自以多言數勞為戒所以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辨者不善善者不辨惠子不能以以道寧其心志臧默其言詢以求進於太上忘言之域而獨以其精神散於萬物而不厭其煩卒以善辨自成其名稱乎有如是之才而不能善用駘蕩而不得於心逐物而不反其本將欲止天下之辨故言愈煩而辨愈起是徒勞響以聲而形身影競走也悲夫又按莊叟所舉惠施之說首簡數行供為近理卵有毛以下類支離纏繞皆無足觀今恨不見其全書不知其說之佻似而司馬以卜諸注類皆妄臆然以外史所測者而觀之又不知具眼者當俾去取也姑畫此以俟來者

萬曆癸巳歲冬月

自新齋余紹崖梓



